

目錄

推薦序.....	i	十二、日本：十月十日.....	206
繁體中文版序.....	iii	十三、戰俘：日本，1942年至1943年.....	216
英文原版序.....	vii	十四、戰俘：日本，1944年至1945年.....	255
致謝.....	ix	十五、解放.....	271
人物表.....	xviii	十六、重逢.....	298
		十七、後記.....	316
一、引言.....	1	附錄一 判決：對經田茂的審判.....	353
二、香港淪陷.....	8	附錄二 「里斯本丸」人員名單的來歷.....	373
三、戰俘：香港，1942年.....	34	附錄三 統計數據.....	380
四、那艘船：里斯本丸.....	58	附錄四 縮略語對照表.....	382
五、那艘潛艇：鱸魚號.....	88	附錄五 在個體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 ——專訪戰爭歷史學家托尼·班納姆.....	385
六、「動力充足，航線筆直，航行正常！」：十月一日.....	107	附錄六 戰爭記憶的接力 ——專訪《里斯本丸沉沒》導演方勵.....	395
七、「放棄那艘船！」：十月二日上午.....	130	參考文獻.....	406
八、漫長的游泳：十月二日下午.....	156		
九、生存與死亡：十月三日和四日.....	179		
十、上海：十月五日和六日.....	190		
十一、重返大海：十月七日至九日.....	197		

圖錄

1. 戰爭爆發前的香港海港（皇家炮兵團 T. A. 詹姆斯上尉攝）
2. 戰前布魯克斯一家（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3. 1941 年 12 月 8 日九龍及新界地圖（托尼·班納姆繪製）
4. 1941 年 12 月 18 日香港島地圖（托尼·班納姆繪製）
5. 「里斯本丸」
6. 「里斯本丸」剖面圖（基於英國公共檔案館 2351114 號原件繪製）
7. 美國海軍 SS-214 「鱸魚號」潛艇（來自 SUBNET，J. 克里斯利與 R. 斯明基聯合提供）
8. 「鱸魚號」潛艇剖面圖
9. 「里斯本丸」的沉沒（英國公共檔案館 2341114 號檔案）
10. 「里斯本丸」沉沒手繪圖（W. C. 約翰遜繪製）
11. 「鱸魚號」截獲的「里斯本丸」沉沒的電報通報
12. 1942 年 10 月 10 日「里斯本丸」倖存者在門司港登陸，右二為波洛克（查塔姆皇家工兵博物館藏）
13. 查爾斯·弗雷德里克·布魯克斯死亡的正式通知書（羅恩·布魯克斯提供）
14. 塞繆爾·阿特金斯倖存的正式通知書（芭芭拉·廷德爾提供）
15. 加拿大遣返證明（丹尼斯·莫利提供）
16. 1998 年倖存者們重聚的合影，從左至右：諾比·亨特、吉姆·法拉斯、雷格·韋斯特伍德、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丹·奧漢隆（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提供）
17. 加菲爾德·克瓦赫海姆與傑克·艾田蒲在 Mark 14 型魚雷前：「迴旋」魚雷（傑克·艾田蒲提供）
18. 廣畑戰俘營解放儀式（站在美國國旗與旗杆之間者為華萊士·黑斯廷斯）
19. 「里斯本丸」沉沒位置示意

一、引言

五呷的水深處躺着你的父親，
他的骨骼已化成珊瑚；
他眼睛是耀眼的明珠；
他消失的全身沒有一處不曾
受到海水神奇的變幻，
化成瑰寶，富麗而珍怪。
海的女神時時搖起他的喪鐘，
叮！咚！
聽！我現在聽到了叮咚的喪鐘。

——《暴風雨》，第一幕，第二場^❶

2003年7月，一場颱風正逼近香港。書房外的行道樹被吹得東倒西歪，落葉連同零物雜什也被捲入到狂風的漩渦之中，漫天飛舞。窗外風聲稍歇時，倒伏之木可得片刻舒緩，但旋即又被猛地向

❶ 引自《莎士比亞全集（增訂本）》（第七卷），威廉·莎士比亞著，朱生豪等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第319頁。——譯者註

前拖壓下去。

就在這場暴風雨中，我想試着概述一下自己在未來兩年裏將要寫出的那個故事：

在上海以東的海牀之上，距舟山羣島最東端的島嶼約六海里處，有一艘鏽跡斑斑的沉沒貨船殘骸。它的船體因魚雷的尖銳撞擊而被撕裂開來，貨艙內遍佈骸骨。

這艘舊船於1920年在日本首次下水，此後便以「里斯本丸」之名在七大洋上航行了20多年。1942年10月，它被美國「鱸魚號潛艇」(USS Grouper)擊沉，然而這次沉船不單讓日本失去了重要的戰爭物資，對美國人而言，他們所不了解的是，船上還載有十個月前香港淪陷時被俘的近兩千名英國戰俘。

其中，逾800人在沉船中遇難，時至10月底，又有90人死於休克與傷病；此外，還有100多人再也沒能回到英國，命喪於嚴酷的日本戰俘營。

在距此時間更近的某些戰爭中，美軍對英軍的「友軍誤傷」事件雖然殘酷，但規模都相對較小；「狂風戰鬥機」(RAF Tornado)的兩名機組人員以及「武士」裝甲戰車上的十一名士兵都未能倖免。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此類事件很少導致致命的後果；在「先發制人」的殺傷性武器出現之前，人們通常能夠先於人員損傷而化解掉這種「友軍誤傷」的危機。

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還不到一年，就

發生了比以往所見任何戰爭都更為慘重的悲劇。小小一枚魚雷擊中了目標，竟先後讓一千多名英國軍人為此而殞命。

但這位美國潛艇指揮官卻從未遭到過譴責，當那艘被誤判的船碰巧經過潛艇的船頭時，他只是利落而專業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這是關於那艘船的故事，它講述了讓兩船遭遇的那場戰爭，以及所有相關船隻上的、所有人的命運。

「里斯本丸」之名，我已熟知多年。在寫香港保衛戰這段歷史時，^①我獨自收集了1941年12月駐港英軍的完整名單（總人數約為14000人），並追溯了他們的命運軌跡。我發現，英聯邦戰爭公墓委員會（Commonwealth War Graves Commission）屢次將其死亡原因記錄為「失蹤於『里斯本丸』」，有超過700人都被如此標註。後來的研究顯示，許多出現在1942年10月1日或2日死亡名單上的人，實則都喪生於該船。這艘肮髒小船上的遇難人數比30年前的「泰坦尼克號」多了一半，但後者激發了人們無限的興趣，同名電影還取得了世界最高票房的成就，而前者則完全被人們所遺忘。我耗費了好一陣子才搞清這場悲劇的規模，並最終意識到，自己所面

^① 《絕無可能：1941年香港保衛戰》(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The Defence of Hong Kong, 1941)，香港大學出版社，2003年。

對的，是軍事史上最大的美軍對英軍的友軍誤傷事件。^❶

說是悲劇，並不為過。雖然我把自己早期的研究嚴格限定在 1941 年 12 月所發生的事件^❷上，但後來一直有人聯繫我，詢問他們那些十個月後殞命於「里斯本丸」的至親信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很少甚至未曾與家人聯繫過的）遇難者為數甚多，許多家庭一直搞不清楚親人們確切的死亡日期和地點，他們曾因沉船、傷病、營養不良、力竭、休克和寒冷而變得虛弱，或許在沉船後還挺過了一兩個星期。很多家庭都在拚命地尋找一個小冊子——一位名叫韓美洵（Geoffrey Hamilton）的倖存者在 1960 年代所寫的《里斯本丸沉沒》^❸，那是當時有關這一話題能找到的唯一作品，書名聽着就很吸引人。最後，一位當年船員的親屬好心寄了一份複印件給我。我滿懷期望地等待着，結果卻發現它只有 30 多頁，且已被其他的諸多作品所徵引，對我了解這個故事助益甚微。

❶ 不幸的是，還發生過其他更大規模的非英國的「友軍誤傷」慘劇。四個月前的 6 月 22 日，「蒙得維的亞丸」（*Montevideo Maru*）被美軍「鱈魚號」（*USS Sturgeon*）潛艇擊沉，導致 1053 名從拉包爾轉移至海南島的澳大利亞人喪生。「丹後丸」（*Tango Maru*）被美軍「紅石魚號」（*USS Rasher*）潛艇擊沉，造成 3000 名印尼勞工死亡。同年晚些時候，逾 1000 名印尼人在「膠州丸」（*Koshu Maru*）沉船時喪生；在 6 月的「樂洋丸」（*Rakuyo Maru*）、9 月的「豐福丸」（*Hofuku Maru*）和 10 月的「阿里山丸」（*Arisan Maru*）等沉沒事件中遇難的各國戰俘數量與此相近。然而，最大規模的單次傷亡發生在「順陽丸」（*Junyo Maru*）上。1944 年 9 月 17 日，英國皇家海軍「貿易風號」潛艇（*HMS Tradewind*）將其擊沉，造成 5620 名印尼人喪生。

❷ 指爆發於 1941 年 12 月的香港保衛戰。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日即入侵香港，駐港守軍因作戰失利且孤立無援，最終宣佈投降。——譯者註

❸ 這本小冊子的原標題為“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譯者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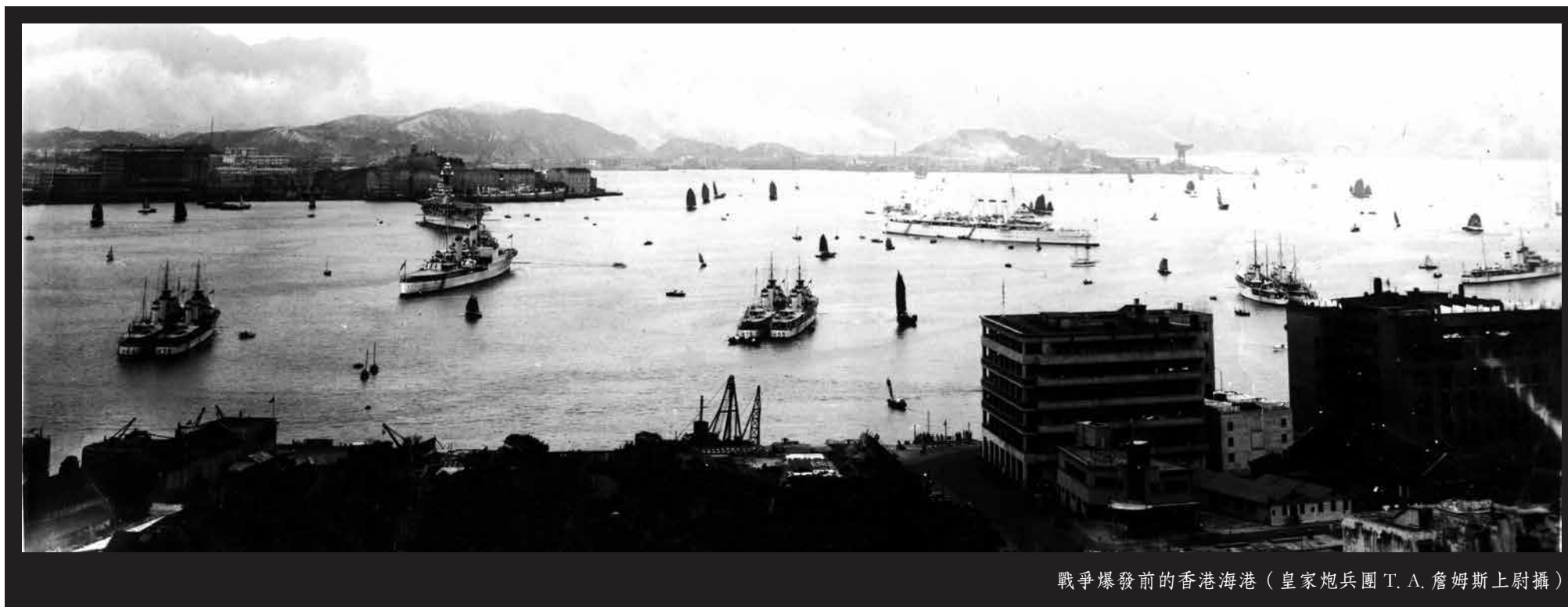
對美國潛艇兵而言，這同樣是一場悲劇。這些極為勇敢的人幾乎是 1942 年盟軍在太平洋上唯一能發揮效用的軍事力量。對盟軍而言，東部海域已充滿險情，即便可以小規模地反擊日本船艦，也能像杜立特（James H. Doolittle）的東京空襲那樣鼓舞士氣。擊沉「里斯本丸」的美國貓鯊級潛艇「鱈魚號」（*USS Grouper*）上的船員們，剛浮出海面為電池充電（襲擊成功後，他們連續 48 小時遭到日軍深水炸彈的攻擊），就了解到了「里斯本丸」上的戰俘及其命運，他們背負着這份記憶度過了餘生。

對我而言，嚴肅的學術研究之起點是編製一份該船上罹難者的完整名單。對大部分陣亡士兵而言，這項工作只不過是要把香港西灣紀念碑上「里斯本丸」的相關條目，鐫刻到那些無人知曉的墓碑上。而皇家海軍一向難找，因為人們通常不是在其喪生之地，而是在母港來祭奠那些未葬的遺體。我詳細搜尋了 1942 年 10 月皇家海軍的完整死亡名單，耗費數月時間將所有殉難者的名字編製成冊。

可是，那些沉船事件中的倖存者境遇又如何呢？就個人而言，我一直對英國官方的態度感到不滿，他們幾乎不曾承認被戰爭傷害的家庭所遭受的痛苦，而只會紀念那些在服役期間死亡的軍人。戰爭經歷本身是極具毀滅性的，因此那些被迫承受它的人也需要被銘記，而對於那不幸淪為日軍戰俘的人們來說，更是如此。

在此，我得到了意外的幫助。2002 年 11 月，我的朋友伊麗莎白·萊德（Elizabeth Ride）^❶為我提供了一份完整的香港戰俘名單，

❶ 香港保衛戰中英軍聯合戰地救護隊的指揮官賴廉士（Lindsay Ride）中校之女，其父後從戰俘營中逃出來，在中國祕密組建了英軍服務團。



上面標記了所有搭乘「里斯本丸」及其他船隻前往日本的戰俘。^❶

這份名單^❷本身就極具吸引力，它是由一位異常勇敢的中國人編製的，這位先生在戰俘營為日軍做文員，每晚會帶一兩頁紙回家，並把記錄下來的名單交給英國間諜。

最後，我得到了 1942 年 9 月 25 日所有登船人員的完整名單。

強風驟起，在窗邊呼嘯，暴雨模糊了視線，讓我看不清那些樹木，每一滴雨敲打在沿山傾瀉而下的水流上，復又激起一些水霧。當我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面前就擺着這份陣亡者名單。「近兩千人」說起來倒是容易，但要凝視他們的名字和年齡（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已經死亡）卻又談何容易。

❶ 共計六艘船從香港駛往日本，除「里斯本丸」外，其餘均安全抵達。

❷ 詳見附錄二〈「里斯本丸」人員名單的歷史〉。